



滑稽大王

笑話一萬種



滑稽大王 新笑話一萬種 初編

三 羊編

閻王也怕革命

有一個姓張的是公民黨的總指揮。兼充某機關報的主筆。當辛亥起義的時候。雖沒有鞍馬之勞。也曾著鼓吹之績。近來因為戰事收平。黨會瓦解。鬱鬱不得志。抱恨而死。於是親戚朋友。都集在一塊。正在議論收殮出殯的手續。不意屍身忽然直立起來。大笑不止。親戚朋友。都以為是走屍。都很遠的避去。某某將兩手亂招道。你們都不要害怕。我已經重新活轉來了。親戚朋友。見他沒有什麼可怕的行動。大家都趨到屍身傍邊。問他復活的原由。并且問他陰間的景況。究竟有沒有閻羅王。某某大叱道。那得沒有。那得沒有。和陽世一樣的。現今正在大鬧革命哩。大家都說道。革命本來是先生的本

業。先生在世的時候。天天思圖再舉。以博巨資。無奈偵探嚴密。無從下手。以致資恨而歿。現今既然逢着良好機會。何弗也參預參預。一朝成功。豈不是耀光地下。況且先生素來主張平權。何弗推翻閻王專制。去除判官束縛。某忽長嘆了一聲。噯、噯、噯。我何嘗不想這樣做法。無奈陰間留不住我。所以被他們逐出陰界。得能和你們再會。大家都望很希奇。問他的原故。某道。我初時被鬼卒拘去。到陰陽界的時候。聽得道路上傳說。什麼陽間革命大家。近來都是殺的殺。死的死。日積月累。愈聚愈多。這般人本來拿革命爲事業。雖然做了窮鬼苦鬼。偏偏不肯捨羹飯。歸枉死。一天到晚。東呀演說。西呀提倡。弄得一般怨鬼着了魔。也要想享自由的鬼福。於是起義的起義。響應的響應。閻王竟有些支持不下。我聽得了這種話。快樂的了不得。就對鬼卒道。革命一道。須要鼓吹。我在陽間大大的人國。用一枝筆。鼓吹到十八省光復。五

大族共和。何況陰間一些些的鬼國。若然能夠用我。不但十八重地獄。可以化作青蓮。并且六道輪迴。可以永久消滅。嚇得閻王退位。判官投降。重新組成一個共和鬼國。和諸位共享大大的鬼福。豈不是好事呢。豈不是好事呢。傍邊許多惡鬼。一聽得我的話。都是拍手贊成。非常歡迎。一路哄哄嚷嚷。跟了數十百個鬼。等到走到鬼門關。守關判官大頭鬼。見有許多野鬼。嚷進關來。忙問鬼卒原故。鬼卒告訴他種種的經過。大頭判官慌忙的閉上關門。對許多野鬼道。現在閻王正是爲了一般革命鬼煩惱。沒有方法去制度他們。那裏還經得你們的鼓吹呢。甯可讓你們多活幾年。快快退回陽間。不准再留在陰間一刻。所以我得能從新活轉來。許多親戚朋友。都是大笑道。我們沒有知道陰間也有革命。閻王的怕革命。比陽間還要利害。

娘舅外甥寶塔詩

某君的外甥。開了一個酒店。某君天天去吃白食。外甥小器得很。無意中說出一首寶塔詩。

舅。好酒。陳得久。味道濃厚。祇能吃一斗。倘若貪吃勿走。舅舅

就要變隻狗。

謂爛醉如泥臥地如狗形一般

他的娘舅。本是個酒鬼。那裏肯就走。就接他一首寶塔詩。

甥。勿驚。酒量宏。五斗解醒。再吃百十觥。仍舊明明清清。斷弗

今朝量地平。醉臥地上俗語叫量地平

鄉下人和城裏人

鄉下人某。將要結婚。發了許多請帖。其中有一位是城裏人。鄉下人以爲來了一個城裏人。總要被他的取笑。預先會議了三決。用怎樣的方法。可以使城裏人不取笑。有一個鄉下人。平常素稱聰敏。他說道。這有什麼難處。我們只

要一言一動。照城裏人做就可以不被他取笑了。其餘許多的人都是點頭稱贊。到了結婚的那一天。來了許多客人。有的着了新草鞋。有的穿了新的青布衫。有的赤了脚。腿上還有許多田泥。總之都是一般鄉下人。他們所會議的那個城裏人。其時也來了。在談話的時候。鄉下人連口的羨慕城裏人。城裏人也是驕傲得非常。未幾酒席已備。依次入席。許多鄉下人。這時利用他的議決案。城裏人喝一口酒。鄉下人亦是喝一口酒。城裏人吃一筷菜。鄉下人也吃一筷菜。其中有一碗大肉圓。共總只有七箇。人到有八箇。有一個人沒有吃着。不能效法城裏人。無可柰何。只得做了一個空手勢。城裏人起先看見了鄉下人都效仿他。已經有些好笑。到了這時。竟再忍不下去。嗤的笑了出來。一口的飯和菜。都從口和鼻中噴了出來。許多鄉下人。以爲這是城裏人吃飯的祕法。也效法他做。那知道打噴嚏很不易學得像。嘴裏的飯。

噴得滿桌。城裏人見了這種景像。沒有吃罷已經出去了。許多鄉下人道。到底城裏人。我們處處學得像。獨有打噴嚏不能學像。鄉下人究竟不及城裏人。

尋開心

這一天我去看個朋友。他家裏的人說。出去尋東西了。我就回了出來。走到半路上。遇見了這位朋友。他身上所穿的一件白長衫。已經變得五顏六色。額角上加了一個大塊。走起路來。如同鐵拐李一般。我就問他究竟尋什麼東西。爲什麼弄得這樣。他答道。東西已經尋到。好不開心。我當時莫明其妙。招他到了茶園裏。細細問他。他指了身上頭上脚上說道。這就是尋東西的成績。我這時愈加奇怪。他又道。我近來幾天。實在無趣。前天又是幾乎壓死。因爲這天困在牀上。手裏拿着一張報。看看現在的時勢。實在無味。并且害

我出了多少眼淚。我當時不忍再看。不知不覺。竟睡了去。醒回來看見一張報。壓在肚子上。我聽人家說。一字值千金。一張報上的字。不知多少。幸虧醒了。倘使再困不醒。現在已經壓死了。今日早晨。我想出來尋些開心。不知道得了這種結果。我在尋開心的時候。一直向前走。沒有留心前面是什麼。不知道我的一隻腳。踏到了一堆馬糞裏。連忙伸出來。已經臭得不堪。我一路走。一路看我的鞋子。鞋底的四周加上了一層的青黃色。正在懊悔時候。前面來了一副混沌担。我沒有看見。混沌擔被我碰倒。担上的碗、鍋、湯、肉、麵。都倒在地上。一個挑混沌担的。也跌得上氣不接下氣。不久來了一羣狗。搶這東西吃。大打起來。我見了七手八脚的逃。旁邊一個年輕女子。又被我撞倒。這時來了一個巡捕。把我拖住。直送到巡捕房。警長問我為什麼闖禍。我說道。我是尋開心。

電燈

先生對學生道。火能發光。全靠空氣。沒有空氣流通。就不能發光。學生道。火果然必須靠空氣。然而電燈的發光。是不是也靠空氣。先生默然。

君子賊

現在生活程度。一天高一天。貧民生計。也是一天高一天。張阿二本是一個販賣的。所進不敷所出。他的妻十分强悍。時常要罵他。說道。隔壁王阿大。做了賊。何等安適。一些本錢都不要出。偷了一天。過了十日。你何弗去做仿他。張阿二道。好好一個人。爲什麼要做賊。他的妻一定要他做。阿二無可柰何。只得聽他指揮。那一天的黃昏時候。走到一條巷裏。揀了一所大宅。在門上大敲。不久裏面出來開門。問他爲什麼要事。阿二道。我因爲家裏窮的很。要想到你們家裏來偷些東西。請你領我進去。他們聽得了。不再問他什麼。就

縛了起來。送到了警察廳。警長問道。你爲什麼無事敲人家的門。阿二道。我恐怕他們不知道。所以通知一聲。掘了壁洞。恐怕弄壞了牆頭。所以敲他門的。我却是一片好心。他們反來捉我。只配不聲不響的掘了一個大洞。進去偷了許多東西。這纔不敢叫喊呢。

惡作劇

某甲好戲謔。那一天。他寫了一封快信。寄給他最相好的朋友。信上說。我今天在舍間。到廚頂上去找一件東西。脚都跌斷了。他的朋友信以爲真。立刻很遠的趕了來。看見了某甲。說道。你脚跌折了那裏。怎樣仍舊可走。某甲道。幸虧有個木匠在舍間修理房屋。我已叫他修好了。朋友道。木匠能醫脚麼。某甲就去搬了一張凳給他朋友看。還說我適纔墊了這隻凳。立在上面去找件東西。一不小心。把這凳脚都跌斷了。現在却已修好。朋友道。你如此惡

作劇我一路快趕到這裏。幾乎把我的脚都跌斷了。

說大話

張三素來喜說大話。有一天他到城裏去應酬。席間談話的時候。他又放出老手段來了。說道。我們鄉下有一個人。頭頂天。脚着地。那樣高。那樣大。你們城裏人都沒有見過。李四道。你們這個有什麼大。我們那邊有一個人。嘴的上唇着天下。唇着地。豈不是還要大麼。張三道。然則他嘴外的東西。擺到那裏去。明明是說大話。李四道。他原來只生得一張嘴。

購乳腐

讀書人往往以購物爲恥。某學究早餐無肴。無可柰何。只得自己去買。買了一塊紅乳腐。一塊白乳腐。拿在外面以爲可羞。所以藏在長袖子裏。走到半途。遇見了一個好久沒有見面的朋友。和他一揖。他不得已。只好還禮。那裏

知道袖子裏的乳腐。因了上下一揖。已經從袖內流出。褲子裏也流了進去。又從褲腳管裏流出。他朋友急問道。足下有什麼貴恙。何以流出紅白血液來。學究一時面紅及耳根。答道。賤軀前日忽生了一個大癩。現在大約已破頭了。所以流出血和膿來。朋友道。明天再來拜會。請足下速歸料理。學究等那朋友走遠了。連說道。悔氣。悔氣。

慕守節

一個十八九歲的處女。獨自在房裏自言自語道。街頭巷口的許多牌坊。都是因了婦女貞節造的。何等榮耀。我下月就要出閣了。將來倘使丈夫先死了。我一定要貞節。光陰如流水一般的過去。好快。自她結婚之後。已二年多了。某日她對丈夫道。你爲什麼還不肯死。害我牌坊都造不成。我是要貞節的。你不死。叫我怎樣貞節呢。我以後不肯從你了。他的丈夫一時怒極。就和

她離婚。她再去嫁了一個人。過了二年多。她又對丈夫道。你爲什麼還不肯死。我的節婦牌坊。真造不成了。相罵一場。又和他離了婚。嫁到第三個。過了三四年。仍是和前的兩個一般。她想倘使長此以往。永沒有造牌坊的一日了。不如把他害死。豈勿是就可以造了麼。後來謀殺案發覺。判決謀殺親夫罪。她臨死的時候。還說道。你們總要和我造一個貞節牌坊的……

接財神

某教員平素不信菩薩。常常對朋友道。年初五的接財神。最沒有道理。不過是一種婦女的迷信罷了。到了年初五的一天。他的朋友去拜訪他。進了門。遠遠見他正在三跪九叩的拜個不了。待朋友走進。去他已拜好了。朋友道。你素來不信財神。爲什麼現在也是三跪九叩的拜。某教員道。這是舍問婦女的迷信。我並不是拜財神。因爲有幾個錢落在地上。所以下去拾。朋友道。

足下的三跪九叩首。原來爲了銅錢。

喝高粱

潘某喜喝高粱。每餐不可少。有一天。我去訪他。他正在喝高粱。我問他宏量多少。他一手掩了嘴。一手對我搖。我一時莫明其妙。待他喝罷後。再去問他。他說道。你弗看機會。在我喝酒的時候。決不可和我談話。因爲高粱一出氣。等於吃個屁。

賊屎

一個賊。在沒有偷東西之前。恐怕室內有人。先在天井裏大便。聽聽風聲。大便畢。仍沒有聽得人聲。乃從窗盤上跳了進去。正在尋東西的時候。觸着了一隻洋鐵糞箕。被主人聽得了。大呼捉賊。這賊就從原路逃逸。蹈着他自己的糞。罵道。那一個的賊屎。偏偏撒在這裏。

死出風頭

某君最喜出風頭。但是家裏很窮。來了客人。也沒有人送茶。他高呼道。拿茶來。好久沒有出來。他的妻沒奈何。只得自己送出來。某君見了大怒起來。問道。你的丈夫又是那裏去了。婦道。有事去了。某君道。爲什麼還不還來。婦道。人雖在外。魂却在此。某甲又道。魂在那裏。婦道。坐在凳上。死出風頭。正在津津有味呢。

求死不得

二個書獃。憂慮國事的不可收拾。一心要想尋死路。問人家道。求死以那一個方法爲最安適。最快樂。人家答道。死爲天下最可慘的事。有什麼安適。什麼快樂。若要問那個方法最便利。則莫如投河。書獃擇了一個好天氣。一同走到河畔。走下階去。甲道。請君先嘗。乙道。請君先試。推了好久。甲脫去了一

刻跑到電話局向他們說道我搖電話來招你們修理你們爲什麼不應他們道。電話既已壞叫我們怎樣應你。某遂無言而返。

Yes

阿土生新學得了個英文字 Yes。他無論何處。管他用得着和用不着。總少不去他。他初次到上海。不知道租界規則。有一天小便甚急。不得已。在租界旁小便。被印度巡捕看見。用了英文問道。道爲什麼在此小便。跟我到捕房裏去。阿土生只說 Yes。 Yes。拖到了巡捕房。要罰他錢。他仍舊說 Yes。 Yes。……

吃屎先生

某老學究開了一個私塾。其中有一個學生。到學堂的時候。常常帶着一隻狗。這只狗時時要隨地大便。先生惡他得很。這一天。狗又大便了一次。先生見了大怒。關他的夜學。并且說。你以後再在這裏大便。要叫你吃下去。他還

去告訴了阿姊。阿姊道：「你不要怕。你明日到了學堂，把我這堆假狗屎，置在地上。先生叫你吃，你拿起來就吃。因爲這屎是綠豆糕做的，並不是真屎。明天照法做去。」先生見學生吃狗屎，好希奇。不久先生也垂涎起來。問學生討些嘗嘗。益希奇道：「這只狗何等希奇。前幾天的狗屎，真可惜了。又明天小狗真的大便了一堆屎。先生早已恭候。見了說道：『你們勿要來搶。這堆要我吃了。』」拿起來一口，立刻大嘔。學生呼道：「吃屎先生。」

先生自打

某私塾裏的老先生，十分兇猛。學生見他如同虎狼。一般有一個學生，見他尤恨。在夏天時候，私塾沒有暑假，所以仍舊到校。先生在廊下乘涼，手裏拿了一把蒲扇，困在竹榻上。後來困着了。學生想了一個法子，拿一些紙屑，濕了洋油，罷在先生額角上。再把他的扇子拿去，換了一根桑梗，把紙屑燒着。

先生覺得有些痛。以爲是蚊蟲。把手裏的扇向額角上扇。打了一個塊。先生怒道。那一個和我來調戲。看看學生。却都是很用心的。在那邊讀書。

折半價

蘇州人的習慣。凡買一物。必定要折半價。俗語就叫蘇空頭。有一個新到蘇州的人。聽人說。蘇州人處處折半價。譬如這件東西。索價二十文。十文就賣了。他屢次試行。一些沒有吃虧。有一天。他認識了一個蘇州新朋友。他問貴府在何處。朋友答道。舍間住在十全街。他道。原來住在五全街。又問道。貴庚多少。朋友道。年五十一歲。他道。原來貴庚二十五歲半。又問道。府上有多少人。朋友道。只妻子一個。他又道。你的妻大約是二個人合娶的。

鬧新房

凡人家新結婚。有鬧新房的惡習慣。范某新結婚的那一天。大家來鬧新房。

或是看新娘的腳。或是看新娘的臉。弄得新娘沒有法子想。後來忍不住了。開口道。我做千做萬的新娘。沒有見過象你們這樣鬧的。你們再鬧下去。我要走了。大家聽了哄堂大笑。并且說道。你養出來就做新娘。天天做新娘。所以已經千萬次了。新娘道。我是說看千看萬。並沒有說做千做萬。

貪食

趙君有個兒子。素來很貪食。有一天。他的父親沒有閒暇。命他的兒子代去應酬。兒子還來之後。對他父親哭個不了。父問爲什麼要哭。莫非喜酒吃得。不開心麼。兒子道。兩個魚圓沒有吃着。父問爲什麼不吃。兒道。筷子上沒有。空爲什麼不放進口裏。兒道。口裏還有二塊雞。爲什麼不吞下去。兒道。咽喉裏有二個肉圓。父又道。象你這樣貪食。吃得這樣。還不開心麼。

吃白食

鄉下人早晨挑了一担菜。到城裏去賣。這時天還沒有十分亮。店也沒有開得多少。鄉下人一早還沒有吃過東西。看見糕團店裏正在燒湯團。垂涎得很。但是身邊沒有錢。鄉下人問店夥道。湯團幾文一個。答道。每個六文。又問道。湯幾個錢一碗。答道。湯是不賣錢的。鄉下人道。請你給我吃兩碗。店夥又道。湯是團子的精華。你不看見人家吃人參。也是吃些湯。鄉下人道。既是這樣。請你給我吃些團子。店夥無可奈何。給他白吃了二碗湯。鄉下人方始挑了菜去。

買腳魚

父對兒子說道。你去買二只腳魚。須要活的。兒子道。死和活怎樣看得出。父道。只要擺在水裏。如果不游。就是死的。兒應了命令。跑到街上。等了好久。見了一個腳魚担。他就跑過去。選了二隻最大的。再跑到沿河邊。把腳魚放下。

水去。脚魚看見了水。就游去了。他對賣脚魚的說道。這是活的。你要賣幾錢一斤。

頑學生

先生對學生說道。你爲什麼這樣不用功。美國威爾遜在你的時候。已是大學校裏的學生了。學生說道。美國威爾遜在先生的時候。已是總統了。先生啞口無言。

酒鬼

蘇州人某君。最歡喜喝酒。無論寒冬烈夏。總是免不去。所以人家都叫他酒鬼。這一天。郵差送來了一個請帖。爲他的一位上海朋友結婚。酒鬼想道。這又是大醉的機會了。在未結婚的前幾天。他已經興緻勃勃。恨不得一步跨到了上海。他選了一個出門的好日子。先在家裏喝了許多酒。騎了一只驢

子。到火車站去。因爲他酒已喝醉。在驢子上跌下來了二次。幾乎跌入糞坑。半路上耗費了許多時候。所以等到車站。車已開去。他只得仍舊回來。到了家裏。他的妻知道他的緣故。問道。你的提箱到那裏去了。他方始想到。即刻驢夫沒有給還他。到了明天。他的妻因爲他喝了酒。要不知不覺。所以不給他。喝酒鬼好弗難過。這天又到車站。時候尙早。乃進大餐間。大喝碑酒。過他的酒念。但是喝了不肯停。竟喝得頭昏腦脹。待他想到乘車。賣票的門早已閉緊。他又是只好回去。這時他的神經還沒有十分清楚。走到半途。街中橫着一只大黃狗。他沒有留心。踏着了狗的後腳。黃狗還過身來。就咬。咬得他一件新紡綢長衫。七另八落。并且加了一塊一塊的鮮血顏色。垂頭喪氣的走到了家裏。他的妻兒了。就罵道。吃喜酒。所以要快樂。你現在反而變成了懊喪。若然明天還是這樣。你可以不必去了。酒鬼聽了之後。只得忍氣吞聲。

但是吃喜酒的興緻。仍舊一些沒有減少。這天夜裏。困都沒有困着。時時刻刻在牀裏伸出頭來。看看天窗上有亮沒有亮。等了好久。墨黑的天漸漸發光。他就起來換了一套衣服。吃了一些早餐。拿了一個包裹。向火車站走去。買了車票。就上月台。不久聽得烏烏的聲音。漸漸的逼近。車停了。許多的客人也下車了。酒鬼不問是往那裏去的車。就跳了上去。一忽又是烏烏的發聲。車開了。他心裏想道。現在以後。總再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明天吃起喜酒事。總要喝個大醉……正在想那有味的時候。忽來了一位查票的。他見了一嚇。尋了好久。方始尋着他的車票。給查票的檢驗。查票的說道。你往那裏去。酒鬼道。我買了上海車票。總是到上海。查票的又道。這座車是往南京去的。你爲什麼坐在這裏。你不是想便宜麼。酒鬼一時感覺。說道。我看見許多人。都上這座車。所以我也上這座車。查票的又道。你既坐了這座車。應出

這座車的車價。并且還要罰款。酒鬼無可柰何。只得補出車資。心裏總是懊悔。好久車還沒有到。寂寞得很。要想伸出頭到窗外去。看看究竟到了沒有。一時鹵莽。沒有當心窗上玻璃。等到頭觸着了玻璃。覺着有痛時候。玻璃已打成了一朵大雪花一般。額角上出了許多新鮮的血。就楷在他包裹裏的衣服上。又賠出了好多塊洋錢。正在垂頭喪氣的時候。看見許多車客。都已下去。他方始知道南京已到。也下了車。但是。一個人都不認識。在車站上東看西窺。等候到上海的火車。被偵探看見。疑心他是奸人。要檢查他的行囊。打開包裹一看。只見一件鮮紅的血衣。偵探以爲是殺人的證據。要捉他巡捕房裏去。他細細求告。并且說明由理。并且指給他看他頭上的損傷。偵探仍是不信。後來到查票的門前去證明。方始放他走。這時辰光已經不早。他連忙買了一張車票。看明了方始上車。因爲他以前曾經因了草率。遭了大

禍。既然上了車。一聲烏烏。仍經過蘇州。直到上海。他在火車裏的時候。不再
鹵莽了。所以沒有遭禍。下了火車。就叫了一部黃包車。向他的朋友處拖去。
但是他這一天還沒有喝過一些酒。所以十分難過。車夫竭力的快拖。他還
厭不快。在過電車軌道的時候。聽得鐺鐺的聲音。他連忙喊車夫再快拖。車
夫已是沒力。把車子跌反。酒鬼跌了出來。把一件新長衫又是跌破了一個
洞。他恐怕跌在地上。要被汽車軋死。所以七手八腳的爬了起來。一個車夫
已經不知去向了。於是只得自己走。走了好久。方始到他朋友的巷里。這時
辰光已晚。門戶已經認不十分清楚。他竟去敲了別人家的門。裏面已經睡
眠了。他盡力再敲。方始出來開門。見了酒鬼問道。你看那一個。酒鬼道。你們
不是明天要結婚了麼。我就是蘇州某人。他們聽了莫明其妙。以爲他是個
滑頭。要想乘勢搶東西。不問三七二十一。關了門就進去了。酒鬼自己已經

知道走錯了門戶。暗裏自笑。笑個不了。忽然一腳踏到了路旁的陽溝裏。連忙伸起來。一只腳已經加重了幾斤。再細心一認。方始走到他朋友的門前。在門外聽得歡天喜地的喝酒聲音。他急急的敲了門。裏面出來開的人。却巧是他的朋友。見了酒鬼就說道。你爲什麼今天方始到此地。或有什麼貴幹。酒鬼道。事體一些沒有。只是在路上吃了多少苦痛。他把以前所經過的事。一一講給他朋友聽。朋友聽了。又是奇怪。又是好笑。看看他額角上果然是一個大塊。看看他左脚上。果然弄得很溼。朋友就請他到樓上換去溼鞋襪。酒鬼看見許多人。正在興高采烈。他看見了以後。鞋襪都不換了。也和他們一同去喝酒。喝了好久。已經大醉。朋友抱了他到牀裏。替他換了鞋襪。酒鬼鼻鼾大作。一忽困到天亮。這天已是朋友的婚期。他又是興緻勃勃。問他昨天的事。全然不懂了。走出客堂。器具已經擺得很整齊。很華麗。還有許多

穿紅着綠的堂名。吹打得十分可聽。到正午的時候。彩轎已在門前。看看許多賀客。也有十份之一。他認識的。不久酒席已經擺好。酒鬼就入席大喝其酒。喝得又是頭昏腦脹。這時正在行結婚禮。他也不再去看。就到房裏去。困。那知道他昨天所困的房間。已經關閉。他就跑到的新房裏。困在新牀上。一忽已經睡去。鼻子裏又是發出呼呼的聲音。正在做好夢的時候。新郎新娘都是領到新房裏來。喜娘掛起帳子。看見一個人鞋子都沒有脫的人。橫在牀裏。把喜娘和新郎新娘都是嚇得一跳。細細一看。方始知道是酒鬼。就呼了起來。但是他的夢還沒有做完。晚間大鬧新房。幾乎把新娘嚇逃。幸虧被他的朋友勸阻。方始罷休。夜裏又是大喝其酒。喝得又是昏懂懂。困到了明天的午時。方始起身。身子覺得有些不適。所以吃了飯。就辭了朋友。直到車站。手裏一個包裹之外。又加了許多匣數的喜菓。這時他自己少有主意。

不再像以前了。既到了蘇州。時候還早。他這天還沒有吃過酒。無論怎樣有主意。酒總是少不去。進了閶門城。就到酒店裏大喝。一杯一杯。又一杯。台子上都擺滿了酒壺。喝了好久。主見已經沒有了大半。這時他要小便。就在後門的柵裏小便。一場尿適澆在河裏的一只船上。船上載的石灰。一着尿後。石灰都化開了。被搖船的大罵特罵。他則一語不說。仍去喝酒。喝了好久。天色已經漸漸的黑了。他方始退出酒店。一個包裹。和幾匣喜果。被夥計告訴了他。方始沒有忘記。街上東撞西撞的走。撞倒了一個小孩。他也跌在地上。幾匣喜果。都倒去了。他連忙的拾進去。那知道所拾在匣裏的。都是石子和泥土。一只手如同黑腳爪一般。到了家裏。他的妻把他所帶來的東西。一一檢點。包裹裏的白衣服。已經變成了紅色。匣子裏的喜果。都變成了石子和泥土。他的妻說道。你個酒鬼。又是好脾氣發作了……

可笑的稱呼

兄弟兩人在街上走路。兄遇見了一位朋友。朋友問道：「這位是你的何人？」兄答道：「這是舍弟。」別了朋友。弟問兄道：「你爲什麼叫我舍弟？」兄道：「這是客氣的稱呼。」走了數步。弟遇見了一位朋友。朋友問道：「這位是你的何人？」弟道：「這個是舍兄。」朋友去後。兄問弟道：「你爲什麼也稱我舍兄？」弟答道：「這是客氣的稱呼。」兄又道：「弟可稱舍兄不可稱舍兄？」只可以稱家兄。弟已經紀牢在心。有一天。兄弟同了一個外甥一同走。又遇見了一個弟的朋友。朋友指了他的外甥問道：「這位是你的何人？」弟答道：「這個是家甥。」甥讀若笙。

識字

某學究有個兒子。性頑甚。送他到私塾裏去讀書。讀了好多天。他父親問他讀了些什麼。兒子道：「一切的字。大都已经認識。」學究十分快樂。以爲我的兒

子。並沒有頑。人家叫他頑童。實在不當。寫了一個十字。給他兒子說。兒子頭摸耳的想了好久。說道。這字沒有讀過。父道。豈有十字都沒有讀過麼。兒道。十字先生曾經寫出來過。不過先生所寫的是白字。父親寫的是黑字。先生寫的是黑板。父親寫的是白紙。父嘆氣道。頑童總是頑童……

蠢漢

不肖村上。有一個名喚溫生的。不知道他姓什麼。他的同居。有一個名喚阿土的。也不知道姓什麼。二個都是呆笨得很。有一天。溫生得着了三十兩銀子。他想來想去沒有藏處。後來藏了缸底下。困到半夜裏。仍舊去拿了來。他自言道。若使外面不寫明是我的。別人見了。必定要偷的。明天一早起來以後。就把銀子包好了。去擺在天井裏的水缸裏。外面貼了一條字紙。上面寫着。溫生藏銀三十兩。他人見了不准偷。後來被阿土看見了。他說道。溫生真

是蠢漢。藏了銀子在缸裏。還要告訴人家。我偏要拿去。他阿土拿去了銀子以後。也貼一條字紙在外面。寫着阿土見銀在缸中。請你弗要怪我偷。

頭髮換酒

一個窮漢。很喜喝酒。但是沒有錢多喝。他常常見人家把梳下的頭髮。可以換錢。有一天。他也偷了妻子許多頭髮。到酒店裏去喝酒。左一碗。右一碗。吃了不計其數。還賤的時候。他就把頭髮向櫃上一丟。自己向門外去了。店夥以爲他吃白食。奔上去一把頭髮。拖了進來。問他道。你想吃白食。麼窮漢道。好好的錢。擺在櫃上。爲什麼來拖我。倘若銅錢不夠。加些也未始弗可爲。什麼到我頭上來亂擰亂搶呢。

危難相救

甲乙兩人在池畔散步。甲說道。朋友當該應危難相救。否則不是眞朋友。乙

道。這句話。一些不差。那時乙就把甲一推。落在池裏。再去拖起來。甲道。你爲什麼這樣惡作劇。幾乎把我溺死。乙道。這是好朋友。倘使你不落到池裏。叫我怎樣危難相救。

老學究的清潔

某老學究素來歡喜清潔。甚致大便一次。要換幾十個溺器。有一天。他在郊外散步。看見鄉下人在田裏灌糞。學究把長袖子掩了鼻。對鄉下人說道。很好的青菜。爲什麼要澆臭糞。鄉下人說道。不澆糞。菜就沒有滋味。學究指了一塊未曾澆到糞的菜地。說道。這塊地你不必澆糞。只要灌些清水。大了之後。就送到我家裏。後來學究吃了實在沒有滋味。嘆氣道。究竟少不去肥料。命書僮去拿了一把夜壺。學究就向碗裏倒。一陣臭味。真是不清潔。學究吃了說道。究竟少不去肥料。……

壽器店

李某在晉省太谷縣的地方開設壽器店。已有多年了。李某的做生意是很劃一。很誠實的。沒有什麼討價還價。什麼折扣。他在太谷地方是很有名的。有一天。一個江南人。爲死了他的祖。到李某店裏買棺材。已揀選好了。剛纔要付洋錢的時候。江南人說道。這個價錢太貴。可否打個折扣麼。李某道。我在太谷這個地方做生意。已有好多年了。這裏大家都知道。我亦不用多講。我們做生意。是很規矩。劃一不二。不像你們江南地方。有什麼討價還價。什麼折扣。我們這裏。是統統沒有的。請你原諒罷。江南人一定要讓價。李某說道。價錢一個不能少。添你一具小棺材。那是可以的。因爲要你下回生意。所以不能不通融辦法。江南人聽得後。怒罵不休。李某道。這個不是我的錯。是你要便宜的緣故。我講個原因與你聽。你就明白了。你一定要讓價。我不

肯讓。這是雙方爲難。大家沒有好處的。我所以把小棺材添給與你的。於是兩人大罵。大打之下。後來經鄰人相勸。始一哄而散。江南人因飽受悔氣。又未曾打着折扣。心裏大怒。所以揀好這個棺材。竟不要了。他遂到別家壽器店裏去買了。

吝嗇鬼

某甲最吝嗇。甚致於飯都不肯吃飽。所以人家都叫他吝嗇鬼。有一天。他必須要擺渡。方始可以到對岸。但是吝嗇鬼却不捨得擺渡錢。情願從河裏走過去。走到了將近半河水已經過了胸部。他無可柰何。只好呼救命。岸上的人。曉得他是一個吝嗇的人。有意說道。你出二百文錢。方始救你。吝嗇鬼道。一百文肯不肯。岸上的人不去理會他。看他究竟怎樣。再走過去。水已經和肩架一樣齊。他想若再過去。必定要溺死。乃對岸上的說道。一百五十文肯

不肯。岸上的人。因爲平日太吝嗇。仍舊不去理會他。再走過去一些。水已經沒頂。人家去救他。吝嗇鬼溺死在河裏了。死了之後。去見閻王。閻王因爲他吝嗇。所以罰他下世做豬。吝嗇鬼道。大王。葱的滋味究竟怎樣。閻王大怒起來。吝嗇鬼又道。我在世界上的時候。葱一些都沒有吃過。下世做了豬。永久沒有吃着他的。一天了。請大王告訴我葱的滋味。究竟怎樣。

阿彌陀佛

老太婆吃了飯沒事做。只有念阿彌陀佛。作爲消磨。某學童的娘。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也是天天念阿彌陀佛。學童在學校裏的時候。聽先生說。鬼神最沒有道理。所以他也十分不相信。屢次勸他的母親。却不肯聽他。他也無可柰何。有一天。他想得了一個方法。回家之後。他不停的叫姆媽。娘說。你爲什麼。他仍舊叫個不了。娘又說道。你爲什麼這樣討厭。快去快去。兒子道。姆媽

也曉得討厭的麼。你天天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也要討厭了。母親聽了這話。從此不再念阿彌陀佛了。

做酒

甲乙兩人互相談話。甲道。我和你合做酒。好不好。乙道。怎樣均分法。甲道。你出米。我出水。好不好。乙道。水是不用錢買的。米是要出錢買的。你不是太便宜了麼。甲道。你弗必發急。我出水。做好了也是拿水。你出米。做好也是拿米。好不好。

呆兒

某兒呆得很。有一天。他父的朋友。來看他的父。他的父命兒子去看是那一個朋友。見了某兒。問道。令尊在府麼。兒答道。不在府上。又問道。令堂在府麼。兒道。不在府上。朋友去了。暗笑道。這個呆兒。自說府上。兒子回進去。他父問

他是那一個。兒子道。他問我令尊在府否。我答他不在府上。又問令堂在府否。我也答道。不在府上。父道。你好呆。令尊就是你的父。令堂就是你的母。兒子記好了。有一天。又有一位朋友來看他的父親。問他道。令尊在府麼。令堂也在府麼。某兒道。令尊就是你的父。令堂就是你的娘。朋友大怒而去。

賣棺材

許某開了一爿棺材店。好久沒有生意。心裏發急得很。他就叫兩個夥計扛了一口棺材。到大街小巷裏去叫賣。兩個夥計就把棺材抬去。一路上街而行。叫賣了三四個鐘頭。不獨沒有主顧。而四面圍着看客不少。有取笑他們的。有怒罵他們的。并且大家說道。賣棺材什麼好。到街上來叫賣。這個真正新發明的特別了。二個夥計高聲說道。我們是奉老班的命令。因爲生意不好。所以叫我們出來叫賣的。你們有什麼好笑。我們原爲推廣生意起見。你

們如能把這口棺材買去。我們就不叫喊了。大家聽見後。把這兩個夥計。拳脚亂打。兩個夥計打得渾身是血。只得狼狽回店。等到第二天早上。老班仍舊叫兩個夥計。把棺材扛去叫賣。走到一條巷裏。經過一家人家。聽得裏面有婦女哭聲。兩個夥計大喜道。生意來了。快把棺材扛進去。扛到這家的大廳上一擺。高聲道。你們何人死了。棺材不必到別家去買。我們已經扛在此處咧。快些把銅錢付給我們罷。裏面婦女聽了。急忙趕到廳上。一看果見棺材擺起。大罵道。你們兩個畜牲。爲什麼把這種棺材。扛到我們家裏。好勿悔氣。於是叫了隔壁鄉鄰。幫同打他們二個夥計。連那棺材都打得粉碎。兩個夥計打得半死半活。口都開不出。只得把破棺材的板扛回去。後來方始知道。他們爲新嫁女兒。他的母親。是十分不捨。所以在裏邊哭的。兩個夥計等到明白謝罪。已來不及了。這個豈勿是真大笑話麼。哈哈……

騙子

有兩個轎夫。坐在堦石上講道。此地有個騙子。最最可惡。看看他外面十分闊綽。像富家的子弟一般。不知他是一個極惡的騙子。這時那個騙子。剛纔走過這個地方。所以被他聽見了。自言道。這兩個轎夫。怎樣可惡。也要請他喫些苦。主意定了。就叫這兩個轎夫。抬到某處某菜館。轎夫討價兩元。騙子當允許了他。抬了不多時。菜館已到。騙子先走進去。兩個轎夫把轎子擺好。亦走進菜館裏去了。騙子當叫轎夫等在一處。騙子叫菜共叫了二十餘碗。每碗只喫二三筷。就賜給轎夫吃。酒亦喫了十餘壺。每壺喫了一杯。就賜給轎夫喫。這兩個轎夫。喫得異常快活。今天真正碰着闊大少了。這時兩個轎夫。互相談笑暢飲。騙子就趁勢說道。我要去找個人。把這個手巾包。交與你們。好好看管。內是現洋一百圓。轎夫隨手把手巾包提過來。放在自己身邊。

果是分量很重。同真的洋鈔一般。騙子又說道。你們酒菜不穀。可以自己添。帳可以等我來一起算。那是兩個轎夫。喝了一碗又一碗。喫了一碗又一碗。兩人直喜出望外。交頭接耳的說道。我們從來沒有抬着過這種客人。真正出世後。沒有碰着過。兩人喫了多時。天色漸漸晚了。那個騙子還沒有來。兩個轎夫恐怕起來了。一個說道。他倘若不來。我們可把他手巾包裏的洋錢還帳。餘多的洋錢我們可以對分的。怕他什麼。又等一點鐘。却還沒有來。這時天色已早。經夜了。兩個轎夫說道。我們把手巾包裏的洋鈔交了帳。大家回去罷。兩人正把手巾包解開。內是一封很重的洋鈔。拆開看時。都是一片片的鐵餅。和真洋鈔一般的。兩個轎夫懊悔道。不好了。今天已受了騙咧。菜館裏的人一聞這樣。就要問轎夫算帳。連酒共喫了十五塊洋鈔。轎夫道。我們不知他是一個騙子。不要講你們這個酒錢菜錢。連我們這二塊洋鈔。

轎錢亦沒有付給我們。我們是今天白抬了一日。好不悔氣麼。菜館裏的人說道。這個酒菜都是你們兩個人喫的。客人沒有喫多少。他就去的。所以這個錢。要你們兩個人賠的。一個錢都不能少。兩個轎夫。身邊沒有錢無法想。只得把這項轎子。作為押頭。兩個轎夫纔回去。湊了十五塊洋鈔。來贖他的轎子。兩人懊喪歎道。我們剛纔所講的騙子。就是這個人。我們坐在堦石上的時候。不該應如此大講。恰被騙子聽見。所以受這個大騙。喫這個大苦。今已沒法可想。以後小心罷了。

竊綢

蘇人王某。在上海買了一疋綢。到茶館裏去喫茶。可以休息休息。他知道上海地方。竊賊很多。所以隨處留心。這天喫茶的時候。恐怕把綢竊去。所以放在凳上。他坐在綢的上面。以為這樣謹防。決計不為竊去了。他仍舊喫茶看

報不多一刻。來了一個不相識的人。對他作揖道。好久沒有相會了。王某只好立起來。還禮道。你是何人。還禮未完。不知後面有一個人把他橈上的綢。早早抽去了。不久客人別去。王某方始知覺。這綢已不知那裏去了。這時方知這兩人是同連黨的。當時往外追查。已來不及了。王某只得懊喪而回。

旦白堂

某富翁本來是一個奴僕。他積蓄了五塊大洋。去買了一張彩票。傲倖被他得了一個頭彩。於是就興工造屋。居然成了一個富翁。房屋造好之後。他請某君題一個堂名。并且書一張匾。某君題一個堂名叫旦白堂。富翁以為取平日清白的意思。或有人問某君道。你的題旦白二字。究竟有什麼意思。某君道。你不看見做起戲來。旦脚出場的時候。他的說白。必定有奴家兩字麼。我的題旦白兩字。就是這個意思。

用筆

某君在道尹處當科員。已經多年了。一日將赴文官考試。問那同事道。作文章以那一種算最好。那一種最不好。同事一時回答不出。想了好久。說道。作文章第一須看用筆好不好。用筆好就是好文章。用筆不好就不是好文章。到了考的一天。某君入了場。就對許多同考的人說道。做文章第一須講究用筆。用筆好方始是好文章。應考的都知道他胸無點墨。某君又說道。我小時候作文。也最講究用筆。每一枝筆的價值。必需三四元方。可許多人聽了。哄堂大笑。

勤學

某學究有個兒子。很不肯用功讀書。學堂裏回來之後。學究問問他所讀的書。總是答不出。學究道。古時候有個車胤。家裏貧得很。沒有錢買燈火。捉了

螢火點讀。孫康家裏也是貧得很。沒有錢買燈火。在雪裏照讀。你總要學古人。總要肯用功。兒子也不開一口。明天就出去捉螢火蟲。回來對父道。我今天去尋了一天螢火。也沒有捉到一個。父道。你好呆。現在冬天。怎樣有螢火蟲。又過了一天。兒子立在天井裏。手裏捧了一本書。一眼不閉的向天上看。父見了。說道。你爲什麼不讀書。立在這裏看天。兒道。孫康映雪讀書。我也學要學他。但是我等了好久。天還沒有落雪。

盲子

有一個盲子。在街上走路。某少年偶一不小心。碰着了盲子。盲子就把少年拖住。說道。你爲什麼欺我盲子。將要請少年吃拳。少年道。你爲什麼來碰我盲子。盲子聽得了。說道。你原來也是盲子。於是大家講了幾句盲子話。各人向他的路走去。

喫吸水紙

某君偶喫墨水。請醫生醫治。醫生道。喫了墨水。只要喫吸水紙。因爲他能夠吸去墨水。

再打一次

某君因他的小兒不用功。痛打了一次。打得太重了。某君也不忍心起來。於是給他的小兒喫了二個餅。未幾。小兒的二個餅已經喫完。對他的父親道。你再打我一次。再給我二個餅喫。

訃聞

某君死去了父親。將要開吊。想在報紙上登一個訃聞。但不知道登報價值。他跑到報館裏。問執事的道。訃聞的價值如何。執事答他道。每吋價格六角。某君道。我的父共總長五尺四寸。

無牙齒

某小孩問他的母親道。祖母爲什麼沒有牙齒。母親答他道。因爲年紀大了。牙齒已經落去。小孩道。我的妹妹。年紀只有二歲。爲什麼也沒有牙齒。

開藥店

有商人莊某。在河南洛陽的地方。開設藥鋪。自從開了以後。天天沒有生意。他想了一個法子。學洋貨鋪減價放盤的方法。自某月某日起。掛牌減價。那一天。有了一個買客。莊某極其快活。十分的優待他。這個買客道。只買大黃一錢。因爲他的兒子。大便燥結。所以用大黃瀉火的。莊某因爲減價時候。要格外便宜。放盤一錢大黃。竟包了一兩。還說道。我們店裏。現在減價。要買趁早。明天買藥的人又來了。敲他們的櫃頭。罵道。我只要大黃一錢。你們爲什麼給我一兩。現在我們的兒子。喫了藥後。反見不好了。要你們賠償。莊某一

時。急得面像土色。假痴假呆道。我對你說的。我們現在減價你放盤。你爲什麼。麼當時不說明只要一錢呢。這個不是你自己的不仔細麼。買客聽了這番說話。亦沒法可想。只得悶悶而去。

騙地栗

某學童見他家裏的桌上。有許多地栗。是他親戚家送來的。他看了十分垂涎。但是沒有給他喫。他所以很不快活。道遂想了一個法子。要喫他母親的地栗。這一天下午。他自學校裏散課回來。急急忙忙的對他母親說。我今天在校裏。誤吞了一個小銅鈿。很覺得肚子痛。先生說。這是很危險的。只要多喫地栗。就可隨大便而下。他的母親信以爲真。把剛纔親戚家送來的地栗。只揀大的。揀了許多。都給他去喫。等喫去了大半。他對母親說道。我肚子已不痛了。請你放心罷。不知他並沒有誤吞銅鈿。並不肚痛。只因要喫地栗。所

以這樣說的。所以這樣騙的。

長生果

從前有個富翁。自幼生長南洋海島中。這個海島中。向來沒有長生果的。所以這長生果。不知是什麼東西。有一天。他的僕人。到回家裏。住了幾天。他就到南洋主人處。這僕人動身的時候。他帶有長生果數十斤。到了南洋。他就把長生果二十斤。送給主人。其餘分給各處知己。主人見了大喜。很以為希奇。他在這天晚上。獨自把長生果的外壳剝去。再把包衣的果肉。統統拋去。只喫了一張果衣。擺在嘴裏好久。並沒有滋味。只是苦澀異常。等到第二天。對僕人說道。你帶來的長生果不好喫的。并且苦澀得很。這樣大的一莢長生果。外面是生的硬壳。裏面的核。又是非常大。這個肉是同紙衣一般的。放在嘴裏。吃不出有什麼滋味。只是苦澀得很。僕人笑道。主人。這長生果就吃

他的核。外面包的是衣。再外面的是壳。這是統統不能吃的。這裏島中。是沒有見過的。主人說道。照你這樣說法。那種桂元。也是吃裏面的核麼。

賣房子

某君請他的朋友。在家裏吃飯。朋友一碗飯已吃完了。但是不能自己呼添飯。故意把筷指了空碗。對某君道。我們要賣房子。他的柱也有這樣粗。某君見他飯碗已空。急呼添飯。未幾飯添來。某君道。要賣多少價錢。他朋友道。現在已有得飯吃。房屋不賣了。

哭

世界上的人。婦女最善於哭。中國的婦女尤甚。蘇州的婦女更甚。竹某的妻。又善於假哭。竹某死了之後。在開吊的那一天。他的妻披了頭髮。坐在棺材旁邊。一聽得外面報客的鼓聲。就大哭起來。客拜罷出去。他哭也就停了。後

來來了一個親戚。他哭得愈悲慘。哭道。我的親人呀。你爲啥不同我一道去。害我做孤孀。我情願跟你一同去……正在哭得上氣不接下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時候。他的頭髮。忽被棺材帶住。婦人大吃一驚。連忙笑道。親人呀……你弗要來拖我。去拉別人。我弗去。我弗去。吊客都是大笑。

大男的爺

有一個將要出嫁的女子。問她母親道。姆媽。我明天要出嫁了。到了男家之後。對丈夫究竟叫什麼。娘道。假使你以後產了一個兒子。名叫大男。則你可以對丈夫叫大男的爺。明天午時後。彩轎已到門前。聽得人聲鬧個不了。不久。新娘上轎了。走到了半路。新娘小便甚急。但沒有小便處。看見腳邊有一隻芸香火爐。爐裏沸紅的火。發出很香的芸香。新娘就在火爐裏小便。把火都澆熄。一陣一陣的香氣。變成臭氣。到了男家。在拜天地的時候。看客滿堂。

她從罩裏看見她丈夫的一隻帽子。有些歪。她就喊道。大男的爺。你帽子戴歪了。一時來看的男女老小。都大笑起來。新郎弄得面如桃色一般。一時傳做笑柄。

死了問着我

直皖戰爭。兩方都是極兇猛。有一個團長。下了動員令。還是住在家裏。不肯到戰場。因為恐怕要死在戰場。永沒有享家庭的幸福。他有個朋友道。你既是軍人。當盡已責。若使人人像你。戰定敗北。若使你到了戰場。被敵軍打死了。可以來問着我。

自討苦吃

朱某性慙。聽他的人家說。一個人若然長久不生病。一日生起病來。必定沈重得非常。或者要死。也未可知。朱某本來十分康健。好久沒有生病。他自言

道。我平日不肯生病。若使一病不起。怎樣呢。或者平日自己做一個病出來。免得生沈重的病。計策打定。他這天夜裏。就困在露天。以爲感冒了風寒。可以生病。他家裏的人。雖竭力的勸他。總是不聽。困到半夜。屋上走過一隻野貓。把他嚇得喊救命。家裏的人都爲他起身。他道。屋上來了一個鬼。鬼說要拖我一道去。我一定不肯去。所以喊起救命來。明天就覺得身體不舒服。過了二三天。請醫生診視。說道。犯了傷寒。病一天重一天。他道。我平時從未生過病。所以這樣沈重。我將要死了。你們和我預備一枝楊柳條。以便我可以。在陰間打狗。并且預備一些止痛藥。以便被陰蛇咬了之後。可以止痛。你們許多人。總要常常生病。免得同我一樣。

輓對

某老學究開一私塾。有一天有個學生。他的外祖母死了。請學究寫輓對。學

究自從早晨想到吃飯。還沒有想出。學生問他討了。他不得已。在書上抄了一付。給了學生。學生帶還去。他的家長也不懂什麼。到了開吊這一天。輓對已掛了起來。吊喪的客人。見了都笑。去問這學生。學生道。這是老先生寫的。吊客都說道。這個老先生。怎樣不通。過了幾天。學生的舅父。遇見了老學究。說起輓對的不合。先生怒道。我是一字沒有改。照書上抄的。或是你們的人死錯了。

捉魚

甲乙二人在河畔閒眺。看見河裏有一條大鯉魚。甲道。我們捉了他。怎樣吃法。乙道。切了一塊一塊。擺了豆粉。燒作醋魚吃。甲道。我吃魚尾。你吃魚頭。乙道。我吃魚腹。你吃魚背。爭得一個弄不清。再看看河裏的鯉魚。已不知去向
了。

六隻腳

某公館裏的老爺。因爲有椿要緊事體。命個僕役送一封信給他的同事。恐怕他走不快。給他一匹馬。僕役左手執了信。右手牽了馬。向命令的地方走去。回來已經很晚。主人問道。你騎了馬爲什麼走得這樣慢。莫非你半路上遊耍了。僕答道。知道老爺要緊。所以小人馬都沒有騎。主人道。爲什麼給了你一匹馬不騎。僕道。因爲馬只有四只腳。現在我和馬一同走。共有六隻腳。六只腳不是比四隻腳快麼。

吃蠶豆

一般紈袴子弟。往往穿了極華蠶的衣服。吃了極甘美的東西。而一天到晚。一些事不做。問問他肚子裏有什麼學問。不要說別事。一張報都看不懂。在前清拳匪起的時候。一般王孫公子。都是紛紛南下。大半都是流落民間。有

某旗員的兒子。也想出京南下。所帶的錢財。都被拳匪搶去。幸虧還逃得了。一個性命。但是不敢走到城市熱鬧的地方。天天避在窮鄉僻壤。他想。我以前何等快樂。現在何等吃苦。能夠逃着性命。還是運氣。但是性命雖沒有送在拳匪手裏。終要飢死餓死。只得在鄉間乞食。做做重耳亡介的故事。太陽已經過午。農夫吃飯已罷。雖有漂母的心。也難作持塊之贈。一農夫忽然想着衣袋裏還有一把蠶豆。就拿出來給他吃。這位紈袴子弟。生平沒有吃過這樣東西。所以不識貨是什麼東西。剝開壳來。只見一個大核。以爲農夫愚弄他。把本來紈袴子弟的脾氣。又放出來。破口大罵。農夫曉得他是誤會。自己吃給他看。他方始明白。還說道。我以前無論吃桂元荔枝。從沒有吃過這件吃核的東西。

某君因爲他朋友的母親做壽。送了一副壽幛。幛面上寫四個大字。德配孟母。幛店裏不知道字的次序。竟排錯了。某君也沒看。就命僕沒送了去。他們也不看錯不錯。掛了起來。到了做壽那一天。賀客盈門。某君自己也去的。看見了自己這副壽幛。大笑起來。賀客見了也是哄堂大笑。因爲四個大字。已經弄得不整齊。本來的德配孟母。現在變成了母配孟德。某君就叫僕拿了下來。從新做過。四個大字的旁邊。寫一二三四四個字。以便幛店裏可以排次序。不久就做好拿來了。某君心裏希奇。他爲什麼如此快。不問又掛了起來。一看德配孟母四個字。已變成了一二三四四個字。某君道。原來如此。所以如此快。又叫僕役去呼幛店裏的夥計來。來了以後。某君問道。爲什麼你把四個字排來七顛八倒。夥計道。你們沒有排好次序。某君道。後來爲什麼變成一二三四四個字。店夥道。我以爲你們把四字改爲一二三四四字所

以這樣做法。

胖瘦長短

四月十四日這一天。蘇州有個風俗。大家都要到神仙廟裏去軋神仙。有一個呆童他也去軋神仙。回來之後。他的娘問道。你看了些什麼。呆童道。我看一個極瘦極瘦的胖子。和一個極肥極肥的瘦子。在神仙廟裏相打。後來來了一個極矮極矮的長子。去勸他們。被一個極長極長的矮子看見了。說道。你爲什麼去勸他們。

學潮

阿土生住在杭州。粗說幾個字。他有一天在茶館裏。看見報上載着。近來學潮甚大。不久將波及杭州……阿土生見了大恐嚇起來。報未看完。立刻跑到家裏。對妻子說道。不好了。錢塘江裏的潮水。將要到杭州來了。我們快些

逃。免得溺死。并且去對他親戚說。你們快些和我們一同逃。潮來了。他的親戚道。那一個說有潮水來。阿土生道。我在報上看見。豈有誑言。親戚道。我天天看報。也沒有見得。阿土生拿了一張報。給他親戚道。這上不是說。近來學潮甚大。不久將波及杭州……他親戚道。你的看報。正是自取其咎了。不是錢塘江裏的潮水。乃是學生子的學潮。

看不見

有王某請他的朋友喫飯。喫了不多時。菜肴已喫完了。朋友說道。可以點火了。王某道。天還沒有黑暗。朋友道。檯上的菜肴都已經看不見了。王某知其意。遂大呼添菜。

一箇頭不見了

張某素來善于說笑話。有一天。他對朋友說道。我的小兒。昨天從學堂裏回

來。失去了一個頭。朋友卽問道。頭失了不是要死麼。現在他身體在那裏啊。張某道。現今仍在學堂裏。他的朋友希奇道。好不古怪。頭失了還能讀書麼。張某說道。吾小兒失的頭。今天早晨已尋得了。朋友道。請你領我去看看。令郎的頭究竟怎樣。到了家裏。張某拿出一枝鋼筆。對朋友道。這筆頭昨天失去的。今天已在他的書桌抽屜裏找到了。請你放心罷。

賣桃子

賣桃子。呌。賣桃子。呌。阿要買桃子。呌。一家兩個小孩子。聽得了這種聲音。一定要買。他父親捨不得買給他喫。對兩箇小孩說。這裏屏條上。不是有三箇半桃子麼。你們看看就是了。外間賣的挑子。有蛀蟲要咬人。喫不得。喫不得。這兩箇孩子。素怕他父親。也就不敢要了。等到他父親走了。兩箇孩子爬上茶几。將三箇半桃子。盡情剪下。商量着我們大家一箇。這大的給了母親。這

半箇給了小妹妹。於是興興頭頭走到他母親房裏。他母親一見說道。這是你父親最喜歡的。聽得說用二百塊洋錢買的是仇十洲所畫的。什麼好好的。翦壞了。兩箇小孩說。這是父親分給我們。他說賣桃子的桃子。有蛀蟲要咬人。這是沒有蛀蟲的。他母親不信。就走去問父親。他父親說。這是我捨不得買桃子給他喫的報應。

凶吉

有箇瞎子。可並測算凶吉。若然將要有禍。他早已知道了。有一天。他手裏拿了一個三絃在街上走。偶然走歪了。碰着了一根電杆。額角頭碰成了一個大塊。一只三絃。絃綫都碰斷。嘴裏自己罵道。真是悔氣。有一羣童子喊道。你既然能夠測算凶吉。爲什麼前面有電杆都沒有算出來。

雞與雞卵

學生問先生道。雞從那裏生產出來的。先生答道。雞從雞卵裏生產出來的。學生又問道。雞卵從那裏生產出來的。先生答道。卵從雞肚裏生產出來的。學生道。雞從卵裏出來。卵從雞裏出來。究竟從那裏生產出來的。先生默然不能答。面紅及耳根。

伍圭

某小學校裏。有個學生名叫伍圭。有一天。先生講烏龜。說道。現在有一般無知識的。寫烏龜作五車。實在荒謬。你們要知道。不是五車。乃是烏龜。伍圭正在他坐位上睡覺。夢裏聽得了先生大聲的喚了一聲烏龜。圭立即應道。先生爲什麼事。全課堂的學生大笑起來。先生也是大笑。伍圭知道了原因。又是大笑。

問兔價

我有位朋友。性子很急。有一次。他在我們園子裏玩耍。看見了一對兔子。問道。多少價錢。我指了一隻答道。三角洋錢。朋友怒道。豈有此理。我前天也買一對兔子。僕人對我說。須價六角。一錢不能少。我三只角子。已經被他騙去了。回去必定要問他。我答道。你弗要這樣性急。又指了一隻兔。對他道。這隻也是三角洋錢。

嘲師詩

前清的私塾。腐敗不堪。老先生十個中有九個吸鴉片烟。某私塾裏有個學生不肯用功。先生說道。學生不讀書。到大無可事。一旦沒飯吃。變成告化子。告化子就是乞丐的俗語。學生答道。先生吸鴉片。欠了多了錢。一朝沒法想。就此作長眠。長眠就是死。

冷得熱昏

蘇州人有句土白。在冬天常常說冷得熱昏。有一天我家裏來了一位北方人。聽得了這句話問道。什麼叫冷得熱昏。我道。這是蘇州人的土白。北方人道。既是冷。爲什麼又是熱昏。

倉頡

倉頡造字的時候。還沒有毛筆。或是用竹簡彫刻。或是用漆寫字。因爲毛筆是秦朝的蒙恬造的。蘇州玄妙觀三清殿裏。有個菩薩。手裏拿了一枝毛筆。旁邊寫明倉頡之像。我想造這像的人。自以爲十分乖巧。因爲造字。必須用筆。但是他們沒有普通知識。不懂毛筆的來源。所以弄出這種笑話。

月亭

前清的私塾。腐敗不堪。某塾裏有個小學生。早晨到學堂。手裏拿了一個燒餅。當點心吃的。到了學堂被先生看見。先生垂涎不能止。乃對學生道。你可

知道月亮是怎樣的。學生答道。圓的。先生說。像你手裏的餅一般。你把餅拿過來。我做給你看。先生吃去了一個餅的邊道。這是近月半的月亮形。再吃去了一口道。這是近初十的月形。再吃去了一口。僅餘一個餅邊了。說道。這是初二三日的月形。小學生在這時候。眼淚汪汪的。近乎要哭出來。先生不管三七廿一。把餘下的餅也吃了去。說道。這叫月融。學生這時哭起來了。說道。我今朝點心都沒有吃過。先生還我圓的月亮。先生知事不妙。連忙說道。今天放你一天學。你可以回去。學生這時變哭爲笑。挾了書包。一跳一跳的回家去了。

怕

某兒十分怕爺。有一天。爺對兒子道。你最怕是什麼。兒子道。最怕的有三樣。第一樣是鬼。第二樣是老虎。到了這時。兒子不再說下去了。父道。第三樣是

什麼。兒子道。我怕他。所以不敢說。父一定要他說。兒子道。爺爺的這隻鬼臉。實在可怕。在將要打我的時候。尤其可怕。

犯罪

有位朋友對我說。他今天犯了罪。我一時奇怪起來。想來想去。想不到犯罪的原由。問了他好多次。他方始說給我聽。他道。剃頭不是犯罪麼。我今天剃這個頭。足足有一個半鐘頭。完全要聽剃頭的指揮。若然一動。肉都要削去的。這不是犯罪麼。

一手出去一指還

某君專吃白食。有一天。他看見他的朋友正在吃水菓。某君又放出他的習慣。伸出了一隻手。向他的朋友討來吃。他的朋友也是個吝嗇鬼。不肯給他吃。某君無可柰何。但是一隻手伸在外面。難爲情縮還來。只得做癡假呆的

用了一手指對他的朋友道。我曉得你不肯給我吃的……。

新笑話一萬種

三羊 編

新笑話壹萬種
初編

六八

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卅日四版

滑稽笑話一萬種（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五分



編輯者 新華編輯社

發行者 維新書局

印刷者 新華書局

分售處 各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英租界對面
新華書局